

文化 Culture

▲《牡丹亭·尋夢》鄧宛霞飾演杜麗娘 京崑劇場供圖



▲《牡丹亭·遊園》鄒焯茵飾演春香 京崑劇場供圖



▲《牡丹亭·遊園》張靜文飾演杜麗娘 京崑劇場供圖

鄧宛霞甘當「開荒牛」無懼孤單坎坷 京崑劇場30年堅持終見曙光

「學習京崑的過程在別人看來是艱辛的，但我更多的是享受和快樂。」香港著名崑曲、京劇藝術家鄧宛霞說。學戲排戲的時候經常早、午、晚三班，但沒有一點疲勞的感覺。她回憶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她作為客席演員在內地演出時，都是睡後台，這在別人眼裏或許是苦，但是在她眼中卻是樂。

「我想睜開眼就看到舞台。」鄧宛霞說。這位第八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，同時也是目前唯一獲得這項中國戲劇界最高榮譽的土生土長香港人，獲獎後積極在港發展、推廣京崑藝術。

她學貫中西，最終還是選擇京崑，有所成，並有所傳承。

大公報記者 卞卡卡

「京崑劇場：香港青年演員展演」將於明日（五月六日）至後日（五月七日）在油麻地戲院劇院演出。作為京崑劇場的藝術總監，鄧宛霞介紹說：「這次演出的劇目都是經典的傳統劇目，例如《白蛇傳·遊湖》、《金山寺》、《牡丹亭·鬧學》、《遊園》、《驚夢》、《夜奔》和《挑滑車》。」

「這次演出是特別的，演員都是香港的年輕人，這在幾年前都是天方夜譚，現在有這樣的演出，是機緣使然。」鄧宛霞說。

演員張靜文與鄒焯茵表示，自己雖然之前看過京崑表演，但是真正第一次學戲是因



▲鄧宛霞希望成為一個京崑演員是人所羨慕的一份光榮和驕傲 大公報記者卞卡卡攝

為京崑劇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工作坊。從二〇一二年到現在，不過短短四年，從門外漢到登台演出，其中有天賦，有熱愛，有辛苦，更有一眾老師的悉心指導。

「除了我與耿老師外，我們會聘請最好的師資。例如此次，特邀陸永昌老師從蘇州過來指導。」鄧宛霞說。陸永昌是崑曲藝術家、教育家，一九六一年畢業於上海戲曲學校第一屆崑劇演員班，現於浙江戲曲學校和浙江崑劇團任教。內地大師版《牡丹亭》中，陸永昌飾陳最良一角。

駐團導演耿天元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。一九九五年獲「山東省導演一等獎」；一九九六年獲文化部第六屆「文華導演獎」；二〇〇七年於「巴黎中國戲曲節」獲「最佳男演員獎」。此次，武生方面的指導為關世振，他為原北京京劇院武生演員，來港後致力培育香港戲曲年輕一代。

對京崑越發難捨難離

鄧宛霞提及是次的演出感慨道：「京崑這條路在香港不是那麼容易走，我一直稱自己是『開荒牛』，每一步都要絞盡腦汁，不斷地自己創造計劃。今年是京崑劇場成立的三十周年，我用自己的力量走了三十年，這是一條孤單坎坷的路，不過現在似乎出現了曙光。」

走上這條路最初源自兒時的耳濡目染。「由於母親對京劇的熱愛，在我才兩、三歲的時候，就有一位師父天天到家裏來教我唱戲。耳濡目染，使得我從小一聽鑼鼓聲便有一份莫名的興奮。至六、七歲，母親更送我到當時香港的科班練功，甚至聘老師在家中教授。」



▲《白蛇傳·遊湖》更顯細緻（張靜文飾白素貞，鄒焯茵飾小青，蔡玉珍飾許仙） 京崑劇場供圖

她對京崑的愛開始得自然而然，而最終選擇京崑藝術則是「情不自禁」，閱盡千帆，驀然回首，最愛還是幼時那一葉扁舟。她少年時留學歐洲，並在音樂學院學習，鋼琴造詣甚深。她表示：「再後來，因為對古今中外的藝術見識廣了，對京崑越發難捨難離。我北上拜師、練功、排戲、演出，走上了一條異乎尋常的道路。」

選擇了，便不回頭，孤單坎坷的道路，也要走出春暖花開。這種堅持是因為鄧宛霞對京崑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了解。

「從藝術角度看，中國戲劇的體系，京崑最具有代表性。從歷史上看，京崑出了許多大藝術家。戲曲本身就是一個表演者的藝術，大家出的多，寶貴的遺產就非常豐富，藝術上非常豐滿。這種藝術讓我折服，它以舞台表現出中國文化很多精髓的東西。梅蘭芳

當時把京崑藝術帶到美國的時候，受到推崇。布萊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他們其實是兩個比較相反的理論：一個要製造間離感，一個要演員完全投入角色，他們看到梅先生表演都是不約而同的覺得，『終於找到我要的、我追求的東西』。這箇中的原因是十分引人入勝的。其實京崑、詩詞、書畫都體現出中國文化中看世界的辦法，是一種天人合一，而不是主客二分的辦法。」鄧宛霞說。

京崑是完整戲劇體系

同時她有着許多人沒有的使命感，那就是傳承。這種傳承不僅是對內，也是對外的。「我最近完成的博士論文是全英文寫的《從一個表演者的角度看中國戲曲美學》，是一個總結和反思。以前都是中國人去了解西方，我覺得是時候應該讓西方深入了解中國

藝術，不是膚淺覺得這只是一種異國風情，好玩而已。現在大氣候也有這個趨勢，西方人要深入了解中國文化。」

在鄧宛霞的眼中，學習一、兩個唱段並不是真正了解京崑，真正的了解是對京崑藝術背後的文化底蘊有所認知。京崑不僅是代表兩個劇種，更是中國戲曲體系最全面、最典範的體現。

「香港視野很廣，更應該知道自己的文化瑰寶。所謂語言上的問題，這不過是一個固有的『錯覺』。我們從來不會說聽歌劇、學歌劇，會因為語言成為阻礙。這其實是下意識的『重西輕中』。」鄧宛霞說。

帶著這樣的認知，鄧宛霞作為京崑劇場的藝術總監，從「普及」與「專精」兩方面着手分享、發展京崑。京崑劇場歷年來舉辦了數百場「京崑知多少」導賞演出。由十八至二十人組成一個配備現場樂隊、行當齊全的團隊，一流的演出輔以鄧宛霞、耿天元生動的講解，孩子都能聽，也很喜歡聽。在國際交流上，二〇〇七年京崑劇場應邀代表香港及「京劇」劇種參加第三屆「巴黎中國戲曲節」，以《烏龍院》一劇奪得「評審團特別大獎」及「最佳男演員獎」。

一個人，三十年，從沒有路到走出路。可是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，她感慨表示：「這些跟我們學戲的年輕人，雖然前途並不十分明朗，但他（她）們刻苦努力，跟着導師，隱隱約約地追求著一個夢想……」這個夢想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，需要的是完整及配套的學習體制，讓有夢的孩子可以正式走上這條道路。

正如鄧宛霞《寫在演出前》中所說的：「京崑藝術其實離我們不遠，香港更是在朝著國際文化大都會邁進。只盼在不遠的將來，成為一個京崑演員，不再是匪夷所思，而是人所羨慕的一份光榮和驕傲！」



▲《白蛇傳·金山寺》劇照 京崑劇場供圖

▲京崑劇場師資優良（左起：耿天元、鄧宛霞、陸永昌） 大公報記者卞卡卡攝



年輕演員：冀以京崑為正職

「工作對我來說就只是工作。」鄒焯茵說。張靜文也表示：「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，可是那不是理想。」他們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正式的香港京崑演員。

香港的生活節奏之快、工作強度之大不需贅言，排練中的兩人的臉上卻完全看不到疲憊。「這次最有挑戰的就是獨角戲。」張靜文說。

一個人把控一個舞台，對於新人來講，不僅是考驗基本功、唱功、更是對心理素質的鍛煉。張靜文在崑曲《牡丹亭》中飾演杜麗娘，在《驚夢》中有一段大唱段

，對身段以及人物心理變化的把握很有要求。而鄒焯茵的《春香鬧學》則考驗花旦的基本功。

而崑曲《白蛇傳·遊湖》中張靜文飾白素貞，鄒焯茵飾演小青。是次演出的版本是一九九七年鄧宛霞作為創排的版本，在雨傘的一借一還，白蛇與許仙的依依不捨的感情表達上，比其他版本更顯細緻。張靜文、鄒焯茵兩人的演繹則體現了傳承。

《白蛇傳》中另一主要人物法海則是由特邀演員張宏建飾演，他來自山東省京

劇院。山東省京劇院始建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。二〇〇六年一月，被文化部認定為「全國重點京劇院團」之一。二〇〇九年被評為「全國文化系統先進集體」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湧現出許多德藝雙馨的藝術家，現有多位獲梅花獎、文華表演獎和在全國比賽中獲得大獎的國家一級演員擔綱主演，並有一批優秀青年演員，劇院有幾十齣久演不衰的傳統劇目，陣容整齊，行當齊備，台風嚴謹。十幾年來山東省京劇院與京崑劇場，合作最多。

「山東省京劇院是全國十一大京劇院團之一，弘揚民族文化、傳播京崑藝術，責無旁貸。為此我們和香港京崑劇場走到了一起，在繼承發展國粹藝術的道路上共同努力著。」山東省京劇院一團副團長、國家一級演奏員孫允蒙說。

評價是次演出時，他表示：「這兩個演員很了不起，雖不盡完美，但在這麼短的時間，有現在的舞台造詣是難能可貴的。」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對京崑之愛亦是。「希望終有一天，京崑就是我們的正職。」張靜文和鄒焯茵說。



▲《白蛇傳·遊湖》張靜文（左）、鄒焯茵兩人的演繹體現了傳承 京崑劇場供圖